

疫情下的國際藝術節(上)

台灣 TIFA 疫下變陣

劉怡汝：不怕觀眾口味刁鑽 積極應對數碼轉化



◆2022TIFA《易卜生之屋》(劇院特映) 攝影：Jan Versweyeld



◆2021TIFA 曾以線上特映的方式呈現阿姆斯特丹劇團的《戰爭之王》。攝影：Jan Versweyeld

◆2022TIFA 迪米特里·帕派約安努《NO-WHERE》導演剪輯版(線上特映) 攝影：Marilena Stafylidou

疫情影響下，世界各地的國際藝術節都遭受巨大衝擊。外國團難以造訪之下，如何能維持藝術節的國際視野及多元化是業者思考的方向。

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由2020年至今經歷了3屆節目的策劃與應變，積累了什麼樣的經驗?記者連線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請她談談TIFA應對疫情的雙軌並行，以及其間所面對的挑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TIFA提供



◆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

「第一次我們碰到新冠的時候，其實是措手不及，完全沒有料到那麼嚴重，也沒有預案，只能按照過往的方式來規劃，所以那次的影響是最大。」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劉怡汝回憶當時整個社會處於恐慌之中，藝術節除了一檔日本節目外，其他節目或取消或延期，全面喊停。到了下半年，台灣島內疫情控制得宜，演出似乎恢復正常，票房也很好。但作為國際藝術節，外國節目難以來台，在策劃上必須作出變陣。於是2021年初的TIFA，實體演出主推台灣本地的創作，線上則邀來數個國際作品做展演。

「那個時候自己都以為台灣可以免於疫情的影響，在世界各地影響都很大的時候，我們好像可以正常。」沒想到希望很快破滅，2021年五六月，台灣地區的疫情突然反彈，表演場地也隨即經歷了兩個多月的關停。

未來策劃 雙軌並行

到了今年，TIFA團隊的想法更為清晰與務實。「選擇今年的節目時，就開始進入常態的雙軌進行。」實體演出與線上展演並行，線上展演的形式也更加多樣，不只是演出的錄播，也開始選入藝術家專門針對線上的創作，「我們開始找什麼樣的線上演出和我們過去的不一樣。有些是大家集體沉浸式的，或者有一對一的訪談元素。不只是把舞台演出拍下來。」

劉怡汝說，對兩廳院而言，未來國際藝術節不可能不做雙軌規劃。「2022年，我們知道外國節目進來的機率低，取消的機率非常高，但是線上可以仍舊繼續。TIFA除了展現台灣的團隊外，就用線上的方式來給觀眾開眼界。這個可以說是疫情對TIFA所帶來的最直觀的影響。」她表示，未來會盡可能尋找不同形式的數碼演出以作引進，而台灣本地藝術家如果有的線上創作點子，也可以探索線上演出的可能。「其實這兩年我們一直在打造一個虛擬的兩廳院，在我們想像中的未來，做節目策劃的時候不會局限在某種場地或某種可能。疫情讓我們這條路走得更快。」

對數碼化抱持樂觀態度 「沒有回頭路」

劉怡汝自言對數碼化持樂觀態度，但對藝術節的全數碼化並不認同——那只是疫情嚴重下的無奈選擇。「我自己內心不覺得全數碼化是一個選項，一定要是線上和線下虛實的整合。」她說，「當時也有很多人說線上依舊賣得很好，觀眾很多呀。我覺得這可能會是一時的現象，是一度熱潮，過了之後，不是回到只堅守實體，而是大家對表演的定義，或者對劇場演出的定義會有一些調整和不同。過往我們會很在乎劇場的現場性與儀式感，但我覺得經過疫情這兩年，創作者也開始探索出不同可能性，觀眾的胃口也在調整，接觸到這麼多不同的刺激後，我們會被環境所改變，我們回不到過去，未來反而會更多元。」

她認為現在全世界都在疫情下摸索表演藝術發展的可能，摸索國際藝術節策展的新方向，什麼可行，什麼不行，都還在不斷測試中，但只有一點是確定的——「沒有回頭路」。表演藝術被疫情重新塑造，這已是不可迴避的現實，業者要在疫情長期存在的心理準備下積極尋找和觀眾再度連接與溝通的新方法。



◆2021TIFA 迪米特里·帕派約安努《內情》影像裝置展，觀眾在劇院大堂連線觀演。



◆2022TIFA 阿姆斯特丹劇團《封塵舊事》(劇院特映) 攝影：Jan Versweyeld



◆2022TIFA 舞蹈空間 x 東京 鷹《月球水2.0》作線上及劇院特映。東京 鷹提供



◆2022TIFA 惡童劇團授權製作的中文版《福爾摩斯辦案：國會殺人事件》以線上互動方式展演。攝影：Rah Petherbridge Photography

策展者的挑戰 疫情喚醒理性思維

藝術節納入線上軌道，對策劃與營運都帶來新挑戰。如何計算觀眾量，如何釐定票價，如何與企業溝通來爭取建基於數碼平台的贊助，都是擺在業者面前的新課題。「我認為數碼世界中一個好處是它一直在留下軌跡和資訊，這些數據其實是我們很好的參考。」劉怡汝說，「我們進入一個重新學習的狀態，以前我們很多東西都太靠直覺和熱情，好像靠熱情就可以解決一切困難。但是疫情一來，就知道所有熱情都抵不住這衝擊。對我來說，因疫情而導入了理性的營運思維是對這個產業最大的好處。」

數碼化提供了大數據的支持，這讓受眾分析成為可能，也讓各種試驗得到更為迅速的回饋。就拿售票來說，對於網上演出，業者不停嘗試找到觀眾可以接受的票價區間。「我們會設定一些測試的方向，然後從每次的演出中再去細分——這個可行，那個不可行。當然，線上的票價不大能和現場的一樣，可是到什麼演出其價格可以略微提升呢?通常我們線上演出的定價會以電影的票價作為一個參照物，但那也是局限在錄播的作品上。拍下來播放，效果和現場差異性大，觀眾願意付的價格可能只能向電影票價

去靠攏。但是現在線上的形式越來越多，有些演出需要大家去參與，去破關，去解謎，去互動……形式上的不同會影響定價的不同，兩廳院的定價也會比市場再測試高一點，會比以往的錄影播出再高一些，我們也盡量不做免費的演出，免費演出是比較PR型的操作，目標並不是讓這個事情正常化。」

她也表示，雖然從去年就開始大量進行數碼化的各種測試，但嚴格意義上來說藝術節真正踏入數碼和現實並行是在今年，「現在來進行測試，效果或者結果的可信性會更高，而至少還要一年的時間去看觀眾對這件事的反應。」

在這整個摸索的過程中，兩廳院於去年4月打造完成的全新售票系統「OPENTIX」派上大用場，該平台整合全台各種演出的售票數據，為藝術團隊的決策提供了依據。「舊的售票系統無法做數據分析，新系統則讓我們可以立即反應，看到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積累下來會變成我們對整個行業的理解。大量的數據和觀眾回應，可以讓我們看到接下來的時代什麼work，然後可以很快地去調整。」

藝術家的挑戰

「線上」不是所有人的答案

線上藝術的興起，對藝術家是邀請，也是挑戰。對於線上作品，藝術家的態度也各異。問劉怡汝台灣本土藝術家從什麼時候開始接受線上創作，「從劇場關門的時候。」她笑道。

「兩廳院其實很早就開始推數碼化，但大多是數碼化的工具或加持。2020年時，因為台灣疫情控制得不錯，的確很多人不能接受，也不是很願意思考數碼的可能。但是到了2021年劇場真的關門，大家都知道事態嚴重，就開始紛紛嘗試線上演出的可能。藝術家們現在的接受度已經蠻高。」

有的藝術家始終無法接受數碼化，對此劉怡汝認為也不需要過度惶恐，「有了線上不意味實體會消失，有的形式仍舊是以實體劇場展現會更好。然而對於實體演出的藝術創作來說，必須要擔心的是，當線上提供的可能性越來越多，他在創作上有沒有辦法持續吸引不同世代的觀眾?這個才是他的挑戰，而不是所有人都要選擇線上。」她說，「線上不是萬靈丹，也不是所有人的答案。」

而對於想要朝着數碼化發展的藝術家，劉怡汝認為他們將面臨幾方面的挑戰。

首先是工作流程需要重新討論及學習。「過往舞台的工作方法我們很熟

悉，走上線就產生工作流程的改變。線上要處理的東西與以往不同，最基本的比如著作權，就要重新想。還有我們以往的演出是現場演完就結束，但是一旦進入線上展演，就可能留下數碼紀錄，日後也有可能進入其他平台演出。也許未來，Netflix、Disney+等平台都有可能，在版權的處理上就不像過去那麼簡單。這些工作流程都需要全新的討論和改變。」

其次創作者們需要重新想像和建構權力結構。以往在劇場中導演說了算，現在變成線上，觀影方式和呈現方式都發生轉變，「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影像導演和劇場導演，誰說了算?也是需要重新磨合。」

最後一個挑戰，則是創作者的跨界能力是否到位。做一個數碼創作，需要大量的跨界參與，「可能會跨到影視、流行、科技……這些都是新的能力。如何去說一種語言，讓不同領域的人都可以理解我們共同的模式和方向，這是一種新的能力的培養。在這方面大家吸收的能力就會很不同。」

劉怡汝認為，要擁抱數碼化，各方面的挑戰重重，但這些挑戰並非克服不了，只是創作者要勇於打破慣有的工作習慣和過往的觀念，「腦袋的轉變是成敗的關鍵。」

不希望觀眾「忍耐」 進劇場就要看好東西

疫情以來，不同流媒體平台火爆，多元化的故事、精美的拍攝，觀眾胃口被養得越來越大，劇場線上作品的質素是否能滿足他們的口味?

「這件事不是壞事，明明科技可以做到4K，為什麼進到劇場我們要忍耐呢?」劉怡汝分享道，「以前兩廳院的攝影機，拍攝只是為了資料存檔，的確只有HD的解析度。所有留下來的影像真的只能放在圖書館當典藏，其他讓你愉悅的觀賞功能都沒有。」但這兩年兩廳院一直在做數碼化轉型，一次次更新設備，在今年開始戲院中架設了6台可移動的4K攝影機，拍攝畫質大大提升。「我們不希望大家一談到劇場的影像，就是一種『它比較不OK我們也要忍耐』的感覺。我們希望做到的是，你的胃口被養大了，你平時看Netflix，看到那個素質，你覺得表演藝術也應該這

樣，那我們就應該這樣。而不是進入劇場的世界，就要拉低大家的標準。」

觀眾絕對在進步，胃口的刁鑽也是促使業者進步的動力之一。線上劇場作品精品化，不僅能吸引新的觀眾，也方便作品未來走出去。去年8月兩廳院所推出的「OPENTIX Live」影音平台，其目標就是由雙語化進化到提供多國語言，一旦有表演藝術的影視作品長期入駐，就能讓世界各地的觀眾無障礙觀賞。「OPENTIX Live」的架設，場館設備的改進，加上內容策劃上的調整，我們就是慢慢朝這個方向走。你說公視拍出來的節目可以進入到Netflix，我們兩廳院拍攝或者製作的數碼節目，當然也可以藉由OPENTIX Live這樣的平台走出去，甚至去其他影視平台，這是未來很大的目標。」